

白衣少女传奇

任彦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5

BAIYISHAONÜ CHUANQI

87
I247.5
2115
3

白衣少女传奇

任彦芳



北方文艺出版社

D

319300

责任编辑：田仲三

装帧设计：李欣

白衣少女传奇

Baiyi Shaonü Chuanqi

任彦芳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4 6/16

字数 87,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170

统一书号：10360·76 定价：0.65元

内容提要

本篇从一个侧面，揭丑类之阴私，写人心之背向。情节奇幻，构思精巧，立意深邃。人何以为鬼？鬼何以象人？看了这部中篇小说，便知分晓。

目 录

一架神秘的夜航机，降落古城·····	(1)
深夜，白衣女魂第一次出现·····	(4)
他被恶梦惊醒·····	(9)
白衣女魂第二次出现·····	(15)
她死去三天了？·····	(20)
他见到女尸手上有·····	(25)
白衣女魂第三次出现·····	(29)
她的心过于单纯善良·····	(35)
情人是什么人？她痛苦极了！·····	(40)
坟墓前的密谋·····	(48)
父亲告诉女儿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52)
“我让你问，你让我吻·····”·····	(60)
她明白了，也死了·····	(67)
他呼唤：天，快亮了吧！·····	(69)
火车上发生的奇闻怪事·····	(74)
萍水相逢的人帮助了他·····	(79)
梦中，白衣女魂来提醒他·····	(83)
她真的是死了，冤魂在何处？·····	(92)
他俩没有等到白衣女魂·····	(98)

他制止了焚尸之后·····	(102)
死去的人在望着我们·····	(108)
杀害人的人，突然死去·····	(112)
白衣女魂第四次出现·····	(116)
月下，正直的小伙子遇上钟情的姑娘·····	(119)
洞房夜，白衣女魂最后一次出现·····	(123)

一架神秘的夜航机，降落古城

夜。漆黑漆黑的夜晚，不眠的人们抬头仰望着天空，乌云象狰狞可怕的巨兽，吞噬了所有的光明，连一颗星星也看不到。黑夜把天空大地人间万物，都涂抹成了一种颜色，达到了完全的统一。这是真正的黑夜呵！

因为焦急地等待天亮而失眠的人，在黑夜里一下一下数着自己的心跳，不时地仰望着天空。突然，在漆黑的夜空上出现了一个红点，象点燃的香头那么大，从北方慢慢地向南移动，红点越来越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嗡嗡的声音。这是一架在黑暗的夜空中航行的飞机。这夜海深不可测，只有这香头大的红灯带着神秘而怪异的声音在夜海上浮游……

夜航机的羽翼下就是茫茫的中原大地。古老的黄河，象一条巨龙弯弯曲曲地向东方滚去，黄河浪花象巨龙的鳞片闪着幽暗的光。飞机的红灯投进古老黄河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紧靠黄河是一条高高的长堤。堤里，比黄河水面低下百尺，就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古城。现在夜航机已飞临古城上空。红灯慢慢地低下来，要往这座古城降落了……

如果这是一架超光速的飞机，人们可以重新看到已经逝去的光影，历史的图景将会这样重现眼前。我们可以从这儿

看到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中当日东京城的风貌；可以从大相国寺看到花和尚鲁智深正在倒拔垂杨柳，又玩耍禅杖引出在墙外观看的林冲一声叫好；可以看到豹子头林冲从这街头发配沧州；还可以从这包府坑处追出当年包拯府地，看到黑脸老包打道回府，看到秦香莲拦轿喊冤……再现两千三百三十年前的时光，到了战国时期，可见魏国国都的大梁城垣；说不定信陵君就从这里窃了虎符去救赵国的呢！

如果这是一架超光速的飞机，时光可以倒流，它会追看到三百三十七年以前的一六四二年那一次人为的大悲剧的凄惨场面：那是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克洛阳之后，铁骑千里，挥师东进，围住了这座古城。百姓迎闯王、支援闯王，一围就是一百多天，这使明朝皇帝崇祯胆战心惊，守在古城的周王巡抚，眼看守不住古城，便勾结守卫黄河北岸的巡按御史，密谋策划，以水代兵。这时正值暴雨连绵、河水猛涨，怒吼惊叫，在一天夜里，他们当官的都备好逃跑的船只，便在黑岗口决开了怒涛万丈的黄河，那洪水如黑虎从天而降，张开巨口，吞没了古城！全城三十多万百姓，眨眼间，便被淹没，葬身鱼腹了！真是惨不忍睹！这难道可以挽救腐朽的朱家王朝的灭亡吗？就在古城被黄水吞没两年之后，传说古城三十万百姓的冤魂飞进了北京皇宫，崇祯眼睁睁看到洪水滔天，有灭顶之灾，惊叫着半夜跑到煤山，抱住了一棵歪脖子槐树，结下腰带，上吊而死！历经二百七十七年的朱家王朝，终于在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之后宣告灭亡。而那些无耻的封建统治者，却颠倒黑白，反而诬陷是李闯王

决口灌城。正如古人在一首诗中悲愤写的：“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自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

……两千多年，有多少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忠和奸的故事在这座古城发生，一幕幕历史话剧，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这块土地上演出！可惜，那滚滚黄河流去的历史已永不复返，那逝去的光影也无法再现。

这架在夜空中航行的飞机，是在现代飞行。它看到的是一幢幢黑魆魆的现实的建筑。街中心的鼓楼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块标语；贴在高大楼阁上的是一条最大的大字块标语，一个字有二人多高。打了红叉的倒着写的老革命家的名字，在机翼下闪过；那古城高高耸入夜空的琉璃铁塔上有一群过夜的鸟儿惊飞起来，几只乌鸦在古城上空一声声地咕噪着，它们望着这架神秘的飞机在古城的机场降落了。

机场上也不同于往常。灯光昏暗，人影幢幢，没有人说话。飞机舱门打开，从里边抬出一个躺着的人来。人们还没有看清他的脸庞，早就被连床带人抬上了一辆没有灯光的后开门的面包车里。没有停歇片刻，面包车飞快地驶出机场，驶向了古城的狭窄的街道……

面包车转弯抹角，向前飞奔。车轮下飘飞着白色的传单、大字报纸片和秋风扫落的枯黄的树叶……

面包车驰进一处高墙包围的院里，分不清东南西北。车刚进去，黑门咔嚓一声紧紧关闭了。

就是从这一夜开始，当这架神秘的飞机从北方飞落到这座古城以后，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又多了一部震撼人们心

灵的传奇。传奇在老百姓的口头悄悄地流传起来，说法不一。讲的却都是发生在黑夜里的故事。它道出了人们对光明的信念，对真善美的灵魂的赞颂。这故事是我在古城居住时在夜晚听来的。它荒诞而真实，离奇而动人……

深夜，白衣女魂第一次出现

这是在哪一年？就不必管它了。当时，人们都在糊里糊涂过日子呵！

这一天，正当夜深人静，古城的灯光一盏一盏地灭了。当人们带着恐怖不安的心情睡下的时候，在古城郊外一个刚下了夜班的青年人，正蹬着辆破旧的自行车急驰。自行车没有灯也没有铃。这没关系，走的是每夜下班都走的熟道，闭着眼也掉不到路边的坑里。这条进城的路，只有他一个人，不用担心碰到人身上。

他叫赵明。今年有二十四五岁，长得粗壮结实。夜色浓黑，看不清他的脸庞，只有那双凝视前方的眼睛，象夜空中的两颗星闪着光亮。他原来在省城公安部门工作，因为“砸烂公检法”，加上他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叛徒集团”里的人，他被“清洗”了，他和老母亲一块儿被送到这座古城里来，好不容易才在郊区一家工厂当了工人。赵明心灵手勤，来工厂才一年多，车、钳、铣、刨什么工种都能拿得起来，哪个工人家里有事，不能顶夜班，赵明便主动替班。他自己却从不叫苦。因此，他也便常常在夜半回家。老师傅们见他

路远，便把一辆破旧的车子交给了他。修理整治一番，也居然能载他来回奔驰，省下了不少时间。

已是秋末冬初，夜晚的寒风萧瑟，吹卷着一路黄叶。自行车碾在路上，沙沙作响。一弯新月，渐渐地升起来，象浮游在夜海中的一只小船，把它那淡青的冷光从路旁的树林间洒过来，投到赵明的脸上，这才看出他清瘦的脸庞，鼻梁很高，嘴唇边咬着坚毅，象用刀子刻出似的棱角分明。他的两眼望着前面。

自行车的轮子在淡淡的树影上碾过。赵明望到了什么，立即下了车子。他推着自行车走过路旁的一处荒坟。象一锅馒头似的，排列着整整齐齐的坟头，坟前插着高高低低的木头牌子。从月色幽光中，依稀可见字迹，写着“革命造反团烈士××之墓”、“八一八红卫兵××之墓”……坟上的荒草标明：他们埋在这里一年多了，这是在古城那次大武斗中死去的。听古城的人讲：这座荒坟夜半不静，伴着夜风传送着死者呼喊的声音。所以，下夜班的人宁愿绕路走，也不想过这儿。赵明每次夜班到这荒坟，便下车默默地走过。俗话说：“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意思是家乡的人知道在哪儿有亲人死去，容易触景生出许多联想；出门在外，不知河的深浅，便容易淹着。赵明到这儿的时候，武斗死去的人已经埋葬，他不会想出长眠地下的人是什么模样，他不会害怕。可他进厂时知道：这儿死去的有十多名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至今还在梦中呼喊他们的名字！想到这些，赵明心里一阵酸痛。所以，每当经过这里，他都下车。然而，和人传说的不同：他从来没有听到坟地有什么声音。

他扫望一眼这排列齐整的坟头，心想：你们死了，还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你们死后还在呼喊：“保卫革命路线”吗？你们的队伍向哪儿开拔呢？你们是为为什么而长眠地下？

没有声音回答赵明心里的问话。

赵明骑上车子继续向古城街里行驶。古城已经进入梦境。静得只听到车轮在路上嚓嚓的声音。赵明伸出胳膊，想看看手表，恰恰在这时，一朵乌云把一弯月儿遮住了。他往前骑，两脚蹬得更快了。前头，一片银光粼粼，那就是古城有名的包府坑。夜间寒风掠过，湖水上结起一层薄冰，发出哗啦啦的金属般的声响。

古城人传说：这里原是清官包拯的府第。后来，不知什么年月，黄河决口，洪水滔天，把老包的府第一下淤平了。从此，世道昏暗，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再也无人替百姓伸冤说话，包公不是有三口铡刀吗？据说也被埋进泥土里了。老百姓盼着包公复生，铡刀重现，于是便在包府宅第挖掘起来。千人挖，万人刨，想掘出那包公的铡刀，为民伸冤。可是一连多少年，也没有挖出来。这样，便挖成了这一片深坑。从此，便有了“包府坑”这个名字。

赵明沿着湖畔的人行道，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一会儿上坡用力蹬上几脚，一会儿下坡滑行一段。虽在初冬天气，他那英俊的脸上、高鼻梁上还冒出了汗珠，他一手扶把，一手掏出手绢，擦了擦脸，继续往前蹬着。

突然，车链子掉了。滑行了一段，他忙下车，心里话：糟糕！越想快反而越要慢了。他踢一脚车梯子，把车轧在路旁，低头伏身挂着自行车链。

一股寒风，从他的脖子里灌进去，他打了个寒战；又一股寒风，送过了低低的饮泣声。赵明抬头看看，四周并没有人影。他蹲下来，继续专心挂着链子。饮泣声变成哭声，更加清晰了，听得出这是年轻女子的哭声。

赵明挂好车链，抬头四顾。夜空的月儿，从乌云里脱出来，一道银光照在包府坑的湖面上，反衬得白花花的。沿湖的一棵歪脖子大柳树下，站立着一位穿着一身雪白衣衫的女子，她背依柳树，面对湖水，双手捂着脸哭泣。赵明心头一震，跳进他头脑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深更半夜，这姑娘为什么站在这儿呢？该不是……？他推起自行车，向着湖畔那棵老柳树走去。

捂着脸哭泣的女子，也许觉察到有人来了，哭得声音小了。可赵明从后边看到，她的双肩却仍在痛苦地抽搐抖颤。这位姑娘身材修长苗条，油黑似墨的长发从肩后披散下来，赵明不知为什么，竟不敢靠近了。心中既疑惑又拘谨，他从小腼腆，见姑娘脸红。几年前，那时父亲还是省工业厅的厅长，给他介绍的和主动追他的姑娘也真不少，可一跟姑娘见面，他的心就怦怦乱跳，低着头，说不出话。人家见他这般冷淡，也就一一告吹了。他从没有和姑娘在花前月下散过步，更何况是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在这种场景，面前又是一个伤心哭泣的女子？

赵明鼓起勇气，叫了声：“哎，姑娘你这是……哭什么？”

哭泣的女子慢慢放下掩面的手转过身来，朦胧的月光下，只见她的脸上还蒙着一块雪白的薄纱，赵明低着头，不

看女子的面庞。姑娘没有回答，仍在低声抽泣。

赵明有点心急了：“这深更半夜的，天这么冷，你在这包府坑哭啥呢？”

哭泣的女子欲言又止，赵明愣住了。他不知该用什么话安慰这伤心的女子，半天憋出这么一句来：“姑娘，这凉风冷气的，别哭出病来，回家去吧！”

女子抽搐着说：“谢谢你，你快赶路回家吧。一个人死都不怕了，还怕生什么病哩……”

赵明想：姑娘真的说出了“死”字，莫非她真是想寻短见吗？我得要好好劝解她几句：“姑娘，看你哭得这般伤心，想必有冤屈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女子说：“我有天大的冤屈，告诉你又有有什么用？这年头，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你家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你还是回家去吧！”

赵明就有这怪脾气，你越不让他管，他偏要过问，姑娘越让他走，他反而挪不开脚步。他凝望着姑娘的面纱，就象湖面上结的一层薄冰，薄冰似的面纱下，有深如湖水似的眼睛，闪着莹莹泪光，姑娘斜靠着大柳树，眼盯着面前的包府坑。

赵明叹口气，说道：“你不愿讲，我不强求。有天大的冤枉，也要想得开，看得远，你年轻轻的，可不要……”他望着结着冰丝的湖水，不愿说出他心里想到的那个词儿。

沉默了一会儿，那女子象是在自语：“你我萍水相逢，承你这么关心我，停车询问，已使我感激不尽了。您的话我记住了。你还是快回家去吧，你的老母亲病了。”

赵明大吃一惊：“怎么，病了？你咋知道我母亲……？”

女子说：“她现在独自在家，正倚床呼唤你哩，你快回家去照看老母吧！”

听这陌生女子说得这般真切，他急忙蹬上车子，急驰而去，带着包府坑边的寒风和那女子给他的一脑子疑惑……

他被恶梦惊醒

女子说得一点不错。就在赵明和那女子在包府坑边说话的时候，赵明的母亲倚在床上，呼唤着儿子。听到门响动，母亲就唤：“明儿，……是明儿回来了吗？”没有听到儿子的回答，那是寒风在推门拍窗，母亲失望了。

又一次听到门响，母亲又呼唤儿子，还是没有儿子答应。“儿行千里母担忧”，况且是在这慌乱年月，母亲与儿子更是相依为命，挂肚牵肠。母亲的心是准确的钟表，每天夜里，儿子什么时候到家，当娘的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今晚还不到家呢？是儿子在厂子里出了什么事？听说，到处都开始抓“现行”了，一句话说不对符，都会被抓起来，儿子会不会……？不会吧？明儿不是个嘴上没把门儿的孩子。从进工厂，娘就千叮咛万嘱咐，只埋头干活，不要多言多语，免得言多语失，招灾惹祸。就是没有缝，苍蝇还想法下蛆哩！咱又不是没把儿的烧饼，动不动，人家就会说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些话儿子是会记在心上的。再一想，儿子进厂一年多，师傅、工友都称赞，还没有过一次磕碰，在厂子里不会出事。

那么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什么事耽误住了？他会遇到什么？……

母亲想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伸手拉亮了电灯。屋里凌乱乱，挤挤喳喳。床头墙上挂着照片。镶在框上的玻璃已经打碎了。这是那次抄家的时候让人打碎的。照片已经被岁月的流水冲黄。上面是身穿军装，臂带《八路》章的年轻时代的丈夫，她拘谨地站在一旁，全是农村妇女的装束。从照片上的丈夫，就想起了今天的儿子，儿子给父亲脱了个影。当年妻子因为丈夫外出革命，整日担惊害怕，几十年过去，刚想过点安生日子，睡个不做恶梦的安生觉，谁知比当年更加倍地揪心呢！咳，世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五八年折腾回吃“大锅饭”，吹气儿说大话，把老百姓吹得浮肿饿肚子，这几年刚刚吃上顿饱饭，怎么又折腾开了呢？老革命家成了“反革命”，名字都倒着写了，难道这世道全颠倒了么？

母亲感到浑身发冷，她拥在被子里呻吟着，一颗泪珠，从她的眼角滚落到面颊上。

这时，赵明推车进到院里。这是一处有十来家住的大杂院，邻居们都睡了，只有母亲屋里亮着灯。他怕惊动四邻，总是轻轻地推车进屋，不让门发出响动。

母亲听出这回是儿子回来了，忙擦了擦泪珠，拥着被子坐起来，叫道：“明儿……”

“娘！”赵明进到母亲屋里，眼见到桌子上放着药瓶、药袋，惊异地问：“你怎么……真的闹病了？”

母亲长出一口气，说：“我不要紧。你怎么才回来？比

往日晚了半个钟头吧？”

赵明看看表，午夜一点半了，整整比往常晚了半个钟头。赵明说：“路上车子坏了，误了一会儿……”他怕母亲多心，没有把遇到那个女子的事说出来。他看看药袋，拿起暖瓶，给母亲倒了一杯开水。

母亲说：“这年月乱糟糟的，我怕你路上遇到什么事呀！以后下班快回家。你路过那块新坟地，挺不干净，鬼哭狼嚎的……”

赵明微微一笑，轻快地说：“没有的事。娘，你有病，怎么不叫人给我打电话呢？有谁到咱家来过吗？”

母亲摇摇头，说：“你爸爸在受管制审查，谁还敢沾咱家的门槛呀！”

赵明眼前浮现出在包府坑碰到的那女子的身影，耳畔响起她那低低的声音：“你还是快回家去吧！你老母亲病了……”

赵明又问：“没有个年轻的姑娘来过吗？”

“年轻的姑娘？”母亲被儿子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怪地看着儿子，慢慢地摇了摇头。

赵明自言自语地：“怪呀……”

“怪什么呀？”母亲说：“能有谁来呢？娘拿了这点药，还生了一肚子气。黄河医院挂出牌子：不给牛鬼蛇神服务，说咱是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家属，急病也得朝后排。我气急了，跟医院革委会主任吵了一架。我想定了，以后再也不去看病了。姓金的那个主任真不是东西……”

赵明把一杯水递给母亲，他的一滴热泪也滚落到杯子